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
第三十四回 山吏部竹林內七賢 白司馬香山中九老

話說賈茂自暹羅回朝，雖升禮部尚書，然仍在上書房行走。時值秋半，霽景澄清。天顏甚悅，王、謝二位中堂，同著值日的吏部尚書趙大人、兼辦紅本差事，禮部尚書賈茂，這日親承顧問，賞賜茶果，及上書房辦事的輪詹，皆有賜食。

正閒議間，皇上忽然想起郝中堂來，說：「郝倫尚未銷假嗎？」謝中堂奏說：「病今未痊。」皇上說：「既如此，就叫他回籍調理也好。」王中堂道：「這是聖上隆恩。」說著，便又叫人。——那年間人參詩的事來，因說道：「郝倫辦事，倒還使得，怎麼首人參詩就不記得？」便問賈茂道：「你素日算讀書的，可記得唐人曾有人參詩否？」賈茂忙跪下奏道：「臣也記不多，只記《唐詩紀事》有段成式《求人參詩》。」皇上又問：「你可背得出？」賈茂道：「記得。」皇上便命他起來，給他紙筆，叫他錄出呈覽。賈茂便據案寫道：少賦令才擾強作，眾醫多失不能呼。

九莖仙草真難得，玉葉靈相許惠無。

聖上見了大喜道：「卿可謂清學強記矣。」又問古人中還有賦過的沒有？賈茂又奏道：「周繇遺柯古人參詩。」又命其錄覽。只見他寫道：「人形上品傳方悉，我得真英自紫團。

慚非叔子空持藥，更請伯言當細看。

聖上覽畢，喜動龍顏。道：「曼倩多聞，茂先博物，不過如是。真所謂宰相須用讀書人也！」從此便有大用之意了。

因而問及賈政行藏，賈茂奏道：「步履康健，皆托皇上福庇。」當令趙紅本傳旨，賞了賈政佛手香椽、木瓜、金橘各一捧盒，馬乳葡萄，海榴、蘋果、波梨各一桶。命小太監轉賜賈政，嘉其義方之敬。賈茂先磕頭謝了恩，因該班不敢擅離。榮府報有旨意賞了許多東西。就是這個恩典。

賈政接過旨，收了各物，厚款小內侍，送了一副重禮。那小內侍歡喜回去覆旨。賈政將賞了東西先供宗祠，後才各屋分嘗，以昭君恩。及至賈茂下班回來，方知這些緣故。

這年稻收十分，賈政在稻香書房新醅初熟，又是雞肥蟹壯之時，便想要與諸友結一會，遠追竹林七賢的故事。便寫了短箋，著七十四、連輝分頭送去。閔侍郎先到，周侯爺、甄嘉言一同進門，恰遇梅侍郎也走入來。梅友福此時已補了戶部右堂。眾人直到稻香村，分禮而坐。賈政道：「怎麼聞兄還不見來？」閔侍郎道：「聽說他衙門有奉旨會議的事哩。」忽見林之孝手持名帖，稟道：「那年湖南撫台田大人，新從廣撫調了陝西，來京陛見，來拜老爺。可見不見？」梅侍郎道：「這是舊交，豈有不見之理？」賈政便叫賈蘭：「先在書房陪著，我就出去一會。」便穿著野人服履，前到書房來會。

此時賈蘭正陪著田撫軍閒談，七十四掀開簾子，賈政走入。

田撫台連忙站起迎將出來，說是：「久別了。」賈政道：「弟亦甚闊想。年先生何由得人都來？」便就做下揖去。田撫台也忙著行禮，說道：「我兄王侯不事，漸達用儀。弟輩視之，何啻霄壤。小弟由廣東調了陝西，來京陛見，不一叩謁，何能稍伸積闊。今親杖履，實慰弟心。但煩起居一番酬應，又甚不安耳。」

賈政道：「我兄過套了。請吃茶。到弟稻香村去，有許多舊朋友皆在那裡哩。」

田撫台道：「既如此，咱何不到那邊再喝茶？」遂站起身來。

賈政就叫連輝引路，剛到稻香村的院門，聞副憲也從外走到。大家做個揖，便同到稻香村來。眾人聽說田撫台到後邊來，也就迎了上去。內惟周侯爺、甄邊海不甚認得。賈政通了名姓，同走進屋去。做過揖，大家坐下。閔侍郎道：「聞老先生今日如何來得這般遲？」聞副憲道：「有件會議的事，遂爽高人之約，這便是俗。」賈政道：「出處一致，用舍無間，聞老兄如何又執在一邊發論了。」

眾人齊說道：「好高論！較之晉人空談其『將毋同』者相去如何？」聞副憲道：「今日恰好田大人枉駕，真是竹林七逸了。咱們皆不許落其舊窠，流入揮塵俗態，並說那齊彭殤一死生那些習談，另開生面，為山巨源洗出匡廬真境。我來遲了，陡膽發此嚴令，不知諸位兄翁老先生可能從否？」閔侍郎道：「甚好！但用何題做個談柄？」周侯爺道：「有的很。如今重九時候，蟹壯雞肥，只此二物，每人說他的故事，以下酒。仿之漢書多矣。」眾皆鼓掌，大贊道：「侯爺此議，妙極而無以復加了。」

賈政便叫看酒，七十四端出碟子，連輝帶著三四個小孩子，將碟子擺好。眾皆序齒坐下，斟了酒，賈政道：「咱可忘形，互為賓主，不可過拘，拘便罰一鍾。」

眾人說好。大家對著秋光，開懷暢飲。上了一樣蟹黃配著青白花鯽做的，甚是得味，群相贊美。

梅侍郎道：「我非獨敢於犯令，但說過後便可不介意了。田大人是做過上司的，說笑時須破格相體，才敢恣意縱談。」田撫台道：「快拿灑來！先替梅兄敬一鍾再講。」周侯爺道：「這是該的。」便命人斟一杯酒，遞與，梅侍郎只得乾了。便道：「我小弟飲過此灑，便可不拘了。先說個螃蟹故事，以侑諸君之飲。」

波斯國中人，泛海得寶，歡然而歸。隨風掛帆，正走間，遙見岸上有赤物如蛇，久之漸大。波斯人曰：「此山神惜寶來逐也，可奈何？」忽又見兩山從海中出，舟中皆喜，道：「此大蟹螯也。其蟹好與山神鬥，神常畏之。今出則無虞矣。」未幾，蟹橫海上，山神果匿跡而去。船遂得濟。「

賈政道：「你這典故說得好。我把他的名目一一敘來，也算典實，不知可否？」

蟹之為物，一腹金相玉質，兩螯明月清風。雌號博帶，雄名鱗皚。這是人所共知的；然其種類，則十有二焉。文登呂公亢，曾命工人作圖，一曰螭蟬；二曰撥掉子；三曰擁劍；四曰螭蟻；五曰渴樸；六曰沙狗；七曰望潮；八曰倚望；九曰石蠅；十曰蜂汪；十一曰蘆虎；十二曰螭蟻。「

閔侍郎道：「好博核！虧老先生，如何記來。當各飲一鍾以起興。」因說道：「我要說個雞的事，可配過這螭蟻。不過雞有五德，田饒嘗言之魯哀公矣。頭帶冠，文也；足搏距，武也；見敵敢鬥，勇也；遇食相呼，仁也；守夜而不失時，信也。獨是天下有盡者才智，而渾於無言者，則更異。紀渚子為周宣王養鬥雞，『十日問之：』雞可鬥乎？』曰『未也。方虛矯而恃氣。』十日，又問之，曰：『未也。猶疾視而勝氣。』再十日，又問之，曰：『幾矣。雞雖有鳴者，已無變矣。』望之似木雞然，即異雞見之皆走，無敢敵者。「

甄安撫道：「如此則雞窗又有言乎？晉兗州刺史宋處宗，得一長鳴雞，愛養甚至。所棲之籠置諸窗間。遂作人言，嘗與宋處宗談論，終日不輟。處宗稱為『雞友』。」

田撫台道：「我也有個蟹的故事，卻資笑柄，且把司馬長卿作引子。成都王吉，夢一螭蟻在都亭，做人語曰：『我翼日到此。』王吉候之，司馬長卿果明日至。吉曰：『此人文章當橫行一世。』我說可笑的不是此事。蔡謨食螭蟻，既吐而下，委頓不支，方知非蟹。謝方曰：『卿讀《爾雅》不熟，幾為勤學所誤。』此真堪噴飯矣。」眾皆大笑。

周侯爺道：「這個可笑嗎？還有更可笑哩。盧純性愛食蟹，嘗以蟹肉為一品膏。每曰：『四方之味，當推含黃伯為最。無以復加矣。』後因食蟹，二螯夾其舌，因戲以為『夾舌蟲』。」眾愈哄然。

聞副憲道：「《玄中記》所載『東南都山上有大樹，名曰桃都，其枝相去三千里，上有天雞。日初出，照海水，天雞即鳴，天下雞皆隨之鳴。』這話未可盡信。

不如《聞見錄》所稱：仁宗內宴，有新蟹一品二十八枚，帝問：「一枚可值幾錢？」

『左右對：「值一千。」帝曰：「一下箸需錢二十八千，吾不忍也。』置而不食。

賈政道：「說了這半日漢書，亦當下以濁酒。『因吩咐遍斟上酒，又飲了數巡，就撤去碟子，端上菜來。大家說說笑笑，吃過飯，烹了一壺佳茗。喝完，那天就已晚了。田撫台先辭去，後皆陸續而散。惟閔侍郎、聞副憲二人仍在稻香村宿了。次早才上朝去。

倏忽十月初間，禮部奏派賈蘭祭河，又奉旨欽派賈茂西祭華嶽，祇備藏香，六臣親齋致祭。其餘應備祀豔，該省督撫敕派地方官伺候。各欽差明春二月，欽天監取吉出京。

到了臘初，周廷掄進京覆命，面過聖，到家見了侯爺，甚是歡喜。又見全哥兒體格不凡，媳婦兒又甚端雅賢淑，心中甚慰。

次日來拜賈政，先見了王夫人，才從稻香村將賈政請來。岳婿數年不見，周廷掄行了禮，請過安，賈政執手問好，讓坐。貴兒端上茶來，喝著茶，賈政問了這些年別後事體，及前日賈茂帶的一封信，並向日托的梅調鼎近日可得何缺。周姑爺道：「梅公已補了汀漳巡道，難道京中不知道嗎？」賈政道：「我自解組後，朝事不知。

習於農業，所以我不知道。再端木楷兄可也升轉否？」周姑爺道：「他已升了浙江臬司，做官卻甚方正。還有府上一位門客，姓蘇名遇的，從直隸巡司，今已得了金華縣知縣，其人亦頗去得，前程亦不可限量。」

賈政聽了甚喜，留周姑爺吃便飯。所有送來人事，王夫人亦皆收了。賈璉會過。不多時，賈蘭、賈茂先後回來，皆見了。賈茂深致在浙之情，周姑爺並說：「數載思念，豐豐不盡。」吃畢飯，周廷掄又到薛宅拜了，才拜別的親友而回。

賈政擺接風酒，連探姑娘也接回來，一連宴飲了數日酒，把數年遠別的憶念，稍為寬解。

那日林家忽稟說：「褚先生來拜。」賈政知是褚小鬆，連忙叫「請到稻香書屋相見」。褚小鬆走到大觀園來，見花竹依然，風景更甚。轉過小橋，卻非當日佈置。數灣流水，一徑柴門，大有田間野趣。及至門前，賈政早已迎出。褚小鬆連忙上前打躬問候。

賈政亦施禮相讓。到房坐下，褚小鬆看賈政精神健旺，鬚髮轉黑，較往日倒少相了許多。賈政細瞧褚小鬆，談吐如昔，衣冠仍舊，而其儀貌則如《桑寄生傳》所載，皤然一白頭翁也。別未數年，遽然如此，直可感歎。因把別後行藏，細細談了一會。便差人給了周姑爺信，留褚師爺在稻香村住幾日。二人最是相得，小鬆便將西湖名勝及閩中多少古蹟，如九夷諸峰、海嶼台灣各處原委、形勢山川，及其秀峻。褚小鬆又善於敷陳，說來終日不倦，賈政著實解頤。兼把周制台安邊恤民、摘奸剔弊的政事說了。真是山陰道上，應接不暇。

不知不覺過了年，就到二月初間。賈蘭、賈茂奉命在御庫領了名香，從祭官派定了執事，賈蘭帶著李貴、吳子豫、林天錫等家人，先一日起身。賈茂帶著包勇、葉忠、鋤藥，隨後也出京，由山西蒲州，出潼關，向陝西華陰而去。這是後事。

再說賈政，在稻香村中，一日見春光明媚，天氣融和。想起去秋朋好聚會，心中欲邀諸友，再樂一天。適值賈茂門人鍾離學士的父親鍾離老者來拜。賈政久知鍾離老者是個行善有意思的人，便著門上請到稻香村中一會。二人相見，談了回話，甚是相得，便也留在府中住了，愈覺投契。遂想約各位老友來，彼此認識，也好相見。便囑褚小鬆寫了寸柬，去請眾人。其略云：日照風柔，序入上巳矣。

詰旦備小榼，掃苔痕，在敞園內以草色為茵褥，鳥聲比管弦，花枝當酒籌，二三知我，劇飲狂歌，醉則風浴袪除，倘亦蘭亭之趣乎。謹啟。

田撫台陸見時，改補了工部右侍郎，因在京，也就請了。第一個就是田工侍先到。會中諸友陸續皆到，梅侍郎與褚小鬆做過賓主，周侯爺更不必說。其餘閔侍郎外，賈政一一說明。至鍾離老者，惟閔侍郎尚知其素履，餘皆逐個行過禮。

賈政復將其平日喜行善事及青田護救鶴子的事，細細說了。並說最善丹青，幾與石田、雲林爭價。大家皆仰其高，又贊其義，都有起敬的意思。梅侍郎道：「咱這會不同去秋的去秋了，如今屈指算來，可與香山九老相頡頏。今日不必遠步蘭亭，即以香山名會，繼樂天之後塵。

未知可否？」閔侍郎道：「妙極！」眾人皆以為是。

茶罷，七十四等即端出早飯來，春盤春趣，色色可人。諸位吃了早飯，便商量要各尋樂事。賈政道：「我今出個主意，就煩鍾離公設色，褚先生點綴景物，周敞親家素耽藻繪，同執其事。即以梅敞親家所議『香山九老』，將我等九人各樂其樂畫成一圖，留為後來佳話。諸老先生以為何如？」諸人齊聲都說道：「這事真個雅人有深致矣！不必再議，就是如此。」

鍾離老者本自帶來筆墨，周侯爺著人回取應用的物事，褚小鬆更是諸般現成。

賈政吩咐取了畫紙及調治顏料的乳鉢、水鉢、火爐等件，就叫三人的小廝，動手整理諸物。鍾離老者立稿定局，褚小鬆同周侯爺研綠瀉黃，搗丹調粉，便各去忙著繪畫。

聞副憲道：「他們這畫不能一時就有。我們也當自樂其樂才好。」賈政先叫人備了春盒數付，或茶或酒，隨意自適。聽了聞副憲的話，便道：「有理。」即著七十四取過壺來，將箭放下，有愛投的就投。又把大棋取來，擺在一顆大柳樹下，鋪了紅氈。更備雙陸一局，以隨其便。

當下梅侍郎與賈政著棋，田侍郎觀局。閔侍郎與聞副憲、甄邊海投起壺來。

閔侍郎連贏了數杯。聞與甄公便打起雙陸，閔在旁為之喝盆。田侍郎看回棋，忽斟杯茶，倚著松樹閒眺波內游鱗，便邀閔來同看。聞副憲忽吩咐斟酒來，連輝連忙送上，便替甄公也斟一鍾。二人喝畢酒，又打雙陸。田與閔卻投起壺來，又是閔侍郎贏了。賈政一局棋也完了，便同梅侍郎過來投壺。梅侍郎連贏數次。

閔侍郎忽叫：「取釣竿來，我要做個漁翁，釣尾金鱗侑酒。」七十四忙取釣竿，甄、聞二公雙陸也打完了，大伙圍著閔公，瞧其臨池釣魚取樂。待好一會，釣著一尾。閔侍郎舉起竿來，用手拿住，巨口細鱗，狀若鬆鱸。心中大悅，拿著魚只是笑。七十四上前接了。賈政道：「你送廚房，叫他們加意做來，我們下酒。

這是天賜的，可托閔老先生之福。」閔侍郎連說：「不敢！」然自家卻甚得意。

梅侍郎叫：「取笛子來，我吹一曲，與諸公解一解春困，可好？」聞副憲道：「這舉更高。」小廝取過笛子，梅侍郎吹了一隻《折柳》，音韻疏朗，氣體圓和。褚小鬆忙走出道：「老先生的笛子，較往日吹得更高了。我們這幅《九老圖》大局已定，可請一觀，再為設色。」眾人聽說，皆走到正廳上來。只見周侯爺、鍾離老者正在那裡調顏色哩。

大家將圖展看，是個手卷樣子。圍著同看，從稻香村正廳七間畫起，各處棕亭茅舍，以及配房團瓢，所有的竹樹山石，小溪板橋，凡園中的景物，無不備具。

正廳內設著壺，田聞二位投箭取樂。桌上列著春盤，兩個童子端著酒壺、酒杯，靠著桌伺候。

西邊屋內支著紗窗，褚小鬆在內解衣磅礴，不是題詩便是畫畫的意境，有一小童捧茶伺側。花竹深處，數株柳陰，映著一座鬆亭，中設楸枰，賈政與甄嘉言對局，賈政手舉棋子，宛然神肖，二童兩旁站立，周侯爺拿一杯茶，坐在旁邊觀奕。臨溪茅草團瓢，鍾離據案鼓琴，一爐好香，裊裊欲動。梅友福靠欄而坐，旁一披髮童子，捧著一隻玉笛。小橋陰畔，站著閔侍郎，垂竿釣魚。梅侍郎像一面聽琴，一面看著垂釣光景。九老皆照其儀容舉動，不錯分毫。筆筆化工，幾至添毫欲活。外邊酒爐，紅炭鼎沸，鬆陰茶灶清煙，鶴盤雲裡。稻香村竹籬外，牧童驅犢，作息田間。末後一片煙霞，內藏著大觀園無數樓閣。一角遠山，殊饒勝致。

其最異者，九老的衣襟褶縫，鬚髮黑白，無一不曲肖寫生。更喜桑陰遠處，布穀低飛；柳影枝頭，黃鸝鼓翅。

眾人看了，同聲喝采。其中設色，尚有數處稍待潤色。賈政說：「三位過勞了。請喝杯酒，容改日再點綴罷。」便吩咐七十四

擺碟子，叫諸童子燙酒。連輝忙將畫圖捲起收好，調開桌子，擺了兩席。斟上酒，大家都要圍席，一團坐了，把兩席轉叫撤去。吃了兩巡，端上那尾新釣的魚來，又新鮮，做的更得味。大家就吃完了這尾魚。褚小鬆道：「我是托你這閔老先生之福，卻不止此一味。我該敬一杯，在此處，我算半東哩。」因執起壺來，合席敬了一鍾。閔侍郎道：「褚兄你托熟，這又是我舊東哩。我也回敬一杯。」當下也斟了一巡。眾人才要回敬，賈政攔住道：「如此紛紛酬酢，轉不勝其勞了。待小弟替諸位公敬一杯，便通有了。咱們好說說笑笑消此春晝。」諸人皆說聲：「好。」遂皆坐下，開懷暢飲。

天交未末，撤去酒碟，擺上碗菜，吃了飯，就掌燈了。那時惠風款人，新月微窺。喝完茶，大家著實快樂。梅侍郎道：「畫圖中鍾離公獨坐彈琴，必定工於此事了。」鍾離老者道：「我學生素性愛琴，卻不會彈。隨手畫上，何容介意。」

周侯爺道：「既性之所好，無有不工的。」因向賈政道：「何不取出琴來，請鍾離先生一彈再鼓，豈不更有深趣？」賈政道：「好。」就叫七十四到後邊，取出珍藏的斷紋古琴。鍾離一見，認得是古琴，連忙接去，愛玩而不釋手。閔侍郎道：「鍾離先生指法必是高妙，不必聽其曲調，即觀此一段撫琴賞玩的意思，不是識者，何能及此。」甄嘉言道：「閔老先生之言甚是。」

賈政便叫熟起金爐名香，抬一石桌，鋪上紅氈。鍾離老者將琴放在桌上，重又淨手，嗽過口，定了定性。才調了弦，彈一曲《水仙引》。音節和平，手指超脫。大家聽完，心爽氣逸，無不贊好。賈政叫小廝烹壺好茶，用蓋鍾沏了，著小茶盤，每人送了一鍾。笑著說道：「借此鴉山，為焦尾君稍壯氣骨。」閔侍郎道：「謝家幽賞，非這滿碗松花，亦無以滌塵襟而風兩腋。」梅友福道：「高山流水，火後雨前，非寄情於淡者，誰能喻此。」眾人齊談論著，便同走出庭來，閒玩新月。